

课内外语言输入與输出平衡发展的设计与实证研究

— 以高级阶段的对韩汉语教学为中心 —

钱 兢* · 韩在均**

目 录

- 一、绪论
- 二、课内的语言输入、输出平衡发展设计
- 三、课外的语言输入、输出平衡发展设计
- 四、結論

一、绪论

随着全球跨文化交际活动的蓬勃发展，语言文化的跨国交流现象日益频繁。在这样一个国际化的时代里，母语之外的第二语言交际活动逐渐凸显出其重要性。语言的本质属性是交际，因此，汉语学习的最终目的也是交际。汉语交际技能的培养是汉语教学追求的目标，对韩汉语教学的高级阶段更应如此。

韩国與中国同处于汉字文化圈内，汉字教育在韩国的学校教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现代社会，韩国的汉字教育问题尽管本质上属于文字教育范畴，但汉字问题关系到语言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它跟汉语教育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韩语中大部分汉字词所表达的意义与汉语相同。因此在学习汉语的时候，特别是有关阅读的方面，韩国学生要比欧美地区的学生占据优势。崔淑燕(2008)通过对各国留学生HSK成绩进行比较研究后得到的结论便验证了这一

* 国民大學校 中语中文系 助教授(通讯作者)。

** 韩国外国语大學校 中国學部 讲师(第一作者)。

點，她指出韩国学生的阅读成绩明显高於欧美各国。¹⁾

但是金志刚(1998)的研究结果显示，韩国学生整体的语言交际能力和欧美学生相比之下并不乐观，呈现一種“高原期现象”，即他们的学习曲线在初级阶段呈直线上升，而到了中高级阶段便停滯不前，其能力曲线呈现近于平坦甚至有所下降的趋势。²⁾“高原期现象”真实地反映了韩国学生在汉语学习过程中的一个难以突破的过渡阶段，也显示出與我们的教学目标设计有关。很多大学中文系的听力课、会话课开设在初级阶段，为高级阶段的学生开设的课程多以时事汉语和阅读理解为主，写作课所占的比例较小。另外，中文系毕业条件需要考取汉语水平考试的资格证书，学生们在HSK考试的压力之下，为了拿高分，在准备时间有限的情况下也就自然以他们的优势--汉字阅读为主来学习了。而会话、写作等表达能力在短时间内無法提高，囿于周围没有使用汉语的社会环境，学生本身也很难在说和写的方面自行创造练习的机会，投入更多的精力與时间来提高。换言之，在输入(阅读、視聽)→ 吸收(加工、记忆)→ 输出(说、写、译)的语言学习过程中，韩国学生整体的语言能力和汉语教学现状是处于失衡的状态。高级阶段的韩国学生与其他国家学生相比，在(输入)读、聽和(输出)说、写、译五项中听力、写作和实际会话能力较差，阅读、翻译水平比其他国家学生高。虽然韩国大学中文系高级阶段都设有高级会话、贸易中国语或者时事中国语等二~三门以说为主的交际技能课，但是学生的语言交际技能仍然是理解能力强，表达能力弱。那么，如何改善现有的教学方法，真正提高汉语教学的实际效果呢？语言输入和输出理论正是一个可供借鉴的研究和实践方向。

语言输入与输出理论的形成有几位语言学家先后做出了贡献。Jeremy Harmer (1983) 认为，课堂教学活动通常可分为两大部分：与语言输入相关的部分（即学生接受储存在大脑中的语言）和与培养语言输出相关的部分（即必要时强迫学生使用他们所学的语言）。Harmer 还进一步把语言的输入与输出加

1) 具体的对比数据请参看崔淑燕，〈近年来韩国留学生HSK(初中等)成绩分析研究〉，《语言教学研究》2008年，第3期，第97页。

2) “高原期现象”具体的能力曲线及数据可参看金志刚，〈高原期现象与对外汉语教学〉，《汉语学习》，1998年，第5期，第34页。

以细分,认为语言输入分为精细输入(finely - tuned input) 和粗犷输入(roughly - tuned input);语言输出分为实践性输出(practice output) 和交流性输出(communication output)。³⁾

“语言输入假说”是美国语言学家S. D. Krashen在1985年提出的。Krashen认为,语言输入是语言习得的必备条件,实现语言习得的理想条件是足量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让学习者通过听觉与视觉来接触语言输入材料,然后通过具体的交际情景和上下文理解其意义、结构形式及交际功能。语言输入是外语习得的基础与前提,但输入的语言信息并非能够全部被学习者接受吸收,只有通过适当的操练,它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在学习者大脑中存储下来,成为学习者认知结构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Krashen尤其强调语言输入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必须为学习者所理解,同时语言的输入必须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或与学生的生活有联系,只有输入生动的富有感染力的语言,才有助于学习者对语言的理解和吸收,否则学习者将会失去学习的信心和积极性。⁴⁾

“语言输出假说”是加拿大第二语言教育专家Merri Ll Swain在1985年提出的。在Krashen的基础上,她承认语言输入在第二语言习得中的作用,同时强调可理解的输出对语言习得也非常重要。语言输出就是指学习者能够根据具体的交际环境,提取其记忆中内存的相关语言信息,然后以适当的结构形式组装、表达出来(如说出来、写出来)。特别是当学习者遇到交流困难时,他们被迫输出更准确的表达,这一过程强化了对“输入”的理解。学习者对他们的认知资源的积极调动表明了语言学习中输出的重要性。⁵⁾

尤其达(2001)提出了“语言输入、有效练习和语言输出之间的平衡”,即为了培养和提高语言的应用能力,师生应把精力放在输入、吸收、输出这三个环

3) Harmer, J. The Practice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M]. London: Longman, [1983], 2001. p115.

4) Krashen, S. D. Input Hypothesis: Issues and Implication[M]. J. London: Longman, 1985. p41.

5) Swain, M.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Some roles of comprehensible input and comprehensible output in its development[M]. Rowley. MA: Newbury House, 1985. p25.

节上, 哪一环节脱节都将無法达到外语教学的終極目的。⁶⁾

笔者以上述语言输入和输出理论为依据, 考察了韩国某大学中文系的高级阶段的两个班共23名学生(A班11人, B班12人)。我们在汉语教学中应用了输入與输出的平衡发展设计, 进行了A班和B班之间的横向比较调查、两个班开学初期和期末考试时段差异的纵向比较调查, 并在调查的基础之上进行了实证研究。

我们的教学和练习场所并非仅限于教室之内, 因为大学中文系高级阶段的课时有限, 所以我们也充分发挥了课外的时间, 设计了一些需要教师控制的和由学生自发组织的课外语言输入與输出练习活动。换言之, 我们的教学设计包括了课内與课外两部分, 二者是相辅相承的。下面, 我们就分课内、课外两个章节来阐述具体的平衡发展设计及实践。

二、课内的语言输入、输出平衡发展设计

语言输入和输出理论研究为课堂教学带来了新的理念、新的教学途径与教学方法。语言的输入与输出问题已经受到英语教育学界的广泛关注, 研究成果比较丰富, 但这个问题在汉语教学领域中给予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 可参考的文献也较少。

刘天放(2005)指出, 在中国学生参加的与听力和阅读有关的TOFFL和GRE(美国)考试中, 他们似乎得到不低的分数, 但在更强调口语和写作的TSE(美国)和BEC(英国)测试中, 他们根本无法拿到高分, 甚至及格都很困难。这些事实说明, 目前在中国高校的英语教学中必须对语言输出加以重视。⁷⁾其实, 韩国大学的汉语教学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语言输入与输出的现状不容乐观。

目前韩国大学的汉语评价制度中, 口语考试和写作成绩占不到相应的比

6) 参照尤其达, <输入與输出并举, 提高英语应用能力>, 《外语界》, 2001年, 第6期, 第40页。

7) 参照刘天放, <关于语言输入与输出的理论与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保山师专学报》, 2005年, 第24卷, 第3期, 第71页。

例，基本上以笔试语法知识为主。许多中文系的学生为了提高口语和写作水平，下课后不得不再去参加各类口语和写作的汉语学院、补习班，这种轻校内、重课外的不正常现象已引起教育界人士的重视。韩国大学的汉语教育现状是必须全面发展和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努力让学生达到语言能力的平衡，否则不能在毕业后的工作中，正确地运用所学的语言和中国人进行实际业务交流。

那么怎么样才能让中文系的学生们重视大学校内的教育，充分发挥课堂的作用呢？笔者以所在大学中文系的两个高级班的共23名学生为受试对象进行了实证研究。为了进行比较调查，我们选择了高级综合课的两个自然班，具体情况为：A班11人，B班12人，其中绝大多数的学生为4年级，两个班中各有3名学生为3年级，所有的受试学生都是韩国人，学习汉语的时间为31个月到43个月之间，平均学习时间为39.86个月。

A班采用传统综合课的方法进行教学，B班应用了输入与输出平衡发展设计的方法。两个班在开学初期进行了词汇、句型、语法等基本语言知识、口语能力和写作能力三个方面的水平测试，考核结果A班和B班水平相当，成绩没有明显的差别。

高级综合课的课时为每周三个小时，每周三和周五各一个半小时，分为两次课来进行。由于课内的教学时间有限，所以教师需要根据每个学期的教学计划来精心设计每个单元的主题，并根据主题展开一系列的学习活动。

A班课堂教学完全按照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方式——从学习生词开始。为了扫清学习课文时的障碍先处理生词，再采用把生词扩展成短语，用短语生成句子，用句子组成会话篇章的学习方法。以每周三个小时的课时为例，我们通常是在第一次课的一个半小时学习新课的生词和重要的语法点，然后引入课文，逐句详细说明。下课之前，我们通常会给学生布置作业，即复习这课的生词和熟读课文。学生们也知道学习外语时反复地复习非常重要，但只要不是提交的作业，学生们一般不会做，或者说做的人很少。所以，我们总是要求他们抄写三遍生词并提交作业。

A班第二次课的一个半小时，先听写生词，再进行各种练习项目。练习的种类包括：1, 领读--教师领读课文，学生跟读。2, 替换--教师用所学的语法点造句，并给出替换的词语，进行句型练习。教师不断提高替换速度，练到熟巧为止。3, 扩展问答--师生之间或者学生之间通过扩展进行问答，练习带有定语、状语的较长的句子。4, 复述--教师口授一个段落或几个段落，要求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个人或者全班轮流复述。在复述的过程中，教师不断对学生的错误给予纠正，直练到流利为止。

B班的课堂教学采用语言输入、输出平衡发展设计的方法。首先根据课时把每次一个半小时的课程设计为一个有主题的学习单元，然后紧紧围绕这个主题，从语言输入开始，通过大量操练，渐渐过渡到语言输出。

具体做法是：课堂语言输入之前，我们一定要给学生布置预习作业。用新课的生词和课文中涉及到的语法部分，让学生参考词典或已学过的书籍造两个句子，这样，学生们就会进行预先输入，自主研究语法说明，造句也可以训练他们的写作能力。老师提前十分钟进教室，把这些作业课前收上来浏览一遍，就可以做到心中有数，在语言输入训练之前大致了解学生对新的语法点的掌握程度。这样便于适当地调整输入与输出训练中各个环节时间上的分配比率。以上是我们一个学期以来必做的课前准备工作。

接下来的语言输入训练(包括吸收)，我们主要采取了如下四个步骤：

1. 从语言输入开始，先让学生听一段长度适中的紧紧围绕主题的会话录音，第一遍只要求学生听懂中心意思。第二遍，教师应根据这篇会话录音向学生提5—6个问题，速度可以放慢，让学生一边听问题，一边在本子上写出答案，答案只要求写出关键词或短语，而不要求写出正确的句子。

2. 进一步深化输入训练，让学生们再听一遍上述会话录音，速度放慢，一边听，一边跟读，并将教师的重读词语写出来。

3. 第三步输入练习是教师把录音中的一些功能性表达方法，比如感叹句、祈使句、与主题有关的一些习惯表达方式、及会话中一些连接性的表达方法写在黑板上，或通过投影机显示在银幕上，让学生们跟着录音边听边读。教师应

向学生提示注意重音和语调。

4. 第四步的输入练习是让学生学会推测对方的谈话信息，可以让学生另外听一段与主题相关的录音，但是这段录音必须与第一段录音具有连贯性。听完之后，教师可以用投影机把事先准备好的选择题显示在屏幕上，让学生来选择正确答案。

李玉军(2006)通过对韩国学生的HSK考试成绩进行统计分析后指出，韩国学生水平越高，听力问题越大，这显示出对韩汉语教学中听力教学的跛脚现象。⁸⁾

所以，我们针对B班第一次课的一个半小时课内设计着手于学生的听力练习，旨在强调语言习得过程中“感知输入→理解输入→吸收”这几个环节。

首先，人脑的短时记忆容量小，所以学习者对输入的语言信息不能完全照单吸收。教师事前应提出考虑的问题，让学生们知道该把注意力集中在哪些地方来听，有重点的听力练习有助于学生对所听语音材料的意义理解。其次，通过提示材料中的交际场景和语言结构形式，学生们会在理解语言意义的同时，集中注意到相关的结构形式和交际场景。再次，反复跟读在外语学习上是个好方法，它对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和语感都有着显著效果。最后，通过收听内容相关一致的其他语言材料及完成选择问题等，可以让学生对之前的理解做个自我检测与修正，这是学汉语时“理解输入→吸收”不可或缺的步骤。

通过上述一系列语言输入、操练过程，语言信息可以被学习者很好地吸收并纳入到自己的知识结构体系当中。信息有存存取，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健康的循环链。

B班第二次课的一个半小时要进行的便是输出阶段的训练，即激发学习者将内存信息以适当的句法形式表达出来。输出阶段的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教学目的的达成比率及学习者实际交际能力的高低。

在汉语教学中，教师的控制作用极为重要。根据控制程度的不同，我们把

8) 参照李玉军，〈留学生HSK成绩跛脚现象分析〉，《语言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2期，第28页。

语言输出阶段分了下面两个部分来进行：

1. 围绕一個主题进行讨论，这是由教师事先设计好问题来进行的一種控制性较强的练习。例如第三单元的主题是“社会性交际”，我们设计了下面幾個问题，让学生根据韩国的风俗习惯进行了讨论，目的是激活学生们已有的认知语境，让他们利用熟悉的词语與表达形式来使背景知识图式显性化。

- (1) 饭后谁来付钱？
 - A. 一男一女约会时
 - B. 幾個朋友一起出去吃饭时
- (2) 如果你不能接受邀请，你应该怎么做？
 - A. 直截了当地表示拒绝，回答“不去”。
 - B. 先说“谢谢”，然后很遗憾地表示不能去并说明其理由。
 - C. 虽然你知道自己根本不可能去，但嘴上还是说“也许去”。
- (3) 如果别人挟给你的食物你不喜欢吃，你会怎么做？
 - A. 硬着头皮吃下去，什么也不说。
 - B. 实话实说。
 - C. 礼貌委婉地说“谢谢，我已经饱了，吃不下了。”

在课内语言输出练习當中，学生是在教师设计好的框架内进行语言输出练习，这便于教师训练学生每次对一个主题的语言输出能力，也利于教师对学生输出水平的準確把握。结束后写成对话短文，老师帮助修改。

2. 同样是第三单元的“社会性交际”主题，我们也可以设计成教师控制程度较低的语言输出性学习活动。主要由学生进行调查和讨论的方式，目的在于拓宽学生在母语环境下的目的语模拟交际语境的範圍，同时帮助学生构建交际情景下所必需的、由词汇與句式共同连接而成的网络。

(1) 通过电话、报纸和网络获取所需信息：首先选择你要去看电影、去某地旅游、或去饭店吃饭，然后咨询所需要的信息，如通过电话、报纸和网络询问或搜索價格、路线、时间等等。最后缩写成提纲在小组中发言。

(2) 练习赞美與接受赞美：社会性交际需要赞美，无论出于真心还是出于

礼貌，赞美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交际活动。学会恰当地称赞对方，也练习使用多样的表达方式来回应别人的赞美。教师可提供一些话题，如一种时装款式；一种发型；某人做的一件事；某人最近的变化等，让学生们进行分组练习。结束后写成对话短文，加深记忆并提高写作能力。

上述教师控制程度较低的语言输出性活动，目的在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自主性，使其由被动变主动，为实现真正的交流沟通，将内存的输入积极能动地转化为语言输出。上述两种输出训练活动都采用分小组进行，即遵循近年来国际盛行的合作学习(Groupwork)⁹⁾，若干组可以同时进行讨论，所以在韩国大学的高级班课时不多的情况下，也可以充分运用。

以上是我们根据语言输入、输出平衡发展为B班学生设计的课内教学计划。它不是传统教材中所提供的手段--目标式的学习活动，¹⁰⁾基本上是样例学习活动，¹¹⁾这种活动最大的优点是不浪费认知资源，因为人类在有限的时间单位内对输入的信息加工与记忆是有限的。要使学生养成第二语言自动生成的能力，培养学生形成运用第二语言的交际能力才是最为重要的。语言输入是输出的基础，只有在单位时间内输入与某个主题相关的语言信息和相关的文化信息，再使学生在单位时间内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储存，然后再有效地输出，才能达到真正的教学目的。

三、课外的语言输入、输出平衡发展设计

在学习汉语时，如果练习仅限于教室内的上课时间，还远远达不到提高实

9) 参照 Harmer J. The Practice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M]. London: Longman, [1983], 2001. p117.

10) 通过手段--目的的分析方法解决问题时，问题解决者必须注意当前状态和目标状态的差别，及算子和状态转换的关系等。使用手段--目的的分析这种问题解决的弱方法，需要同时注意大量的信息，这就加重了认知负荷，从而阻碍了问题解决者对问题结构、类别等信息的获取，对图式的获得，降低了问题解决过程中的学习效果。

11) 样例学习是指从具有详细解答步骤的事例中归纳出隐含的抽象知识来解决问题。

际交际技能的这一教学目的。所以，课堂还需延伸到教室之外，延伸到课外。B班不仅课堂教学采用语言输入、输出平衡发展设计的方法，而且从课外的角度，我们也采用了以下幾種促使语言输入與输出平衡发展的方法。

我们一个学期内组织了兩種类型的由教师控制的课外语言输入與输出练习活动：

(1)由教师选择能反映當今中国社会现实的剧本，组织一次小型的汉语独幕剧演出。根据学生的水平，我们先把剧本修改到一次课时，也就是在一个半小时内能演完的长度，分配角色，然后组织学生课下练习--这是符合语言习得过程完整性的设计。因为独幕剧的剧本为语言教学提供了丰富的语言输入材料，反复的排练促进了对剧本内容的消化吸收，通过对剧本的修改和缩写、最后的表演实现了写作和口语方面的语言输出。另外，准备阶段教师把剧本内容全部录音，学生们在不断练习的过程中，反复揣摩老师的录音以增加语感，纠正发音，这种课外语言输入與输出练习效果甚至可以超过课堂上的授课效果，学生的口语和表演能力得到了提高。剧本动态地呈现了當今中国的社会现实，在练习台词的同时，学生们也能体会到剧本所传达的历史文化特征，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2)在接近期末考试的三周前，我们根據本学期的学习内容，给学生布置了一个“就寻找配偶的方法进行采访”的社会调查活动：人们一般是通过什么方法找到丈夫或妻子的？是通过亲人或朋友的介绍，还是通过婚姻介绍所？布置学生独立去采访几个已婚的韩国人或者中国人，然后让学生写成可以在十分钟之内发表完毕的调查报告。在布置这个活动之前，我们给出了若干规定：比如写调查报告时，应使用哪些连接句子和段落的关联词语，应该使用哪些惯用的表达方法。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学生能充分活用在课堂上学过的内容来提高写作能力，从而使教师能够控制，也便于期末的成绩評價。

温晓虹(2007)的研究成果中提到，与以往的教学相比，一个实质性的变化是教学理念的不同。教不等于学，语言输入不会自然地变成学习者的语言输出。教必须建立在学的基础上，从学习者的现有水平、知识背景、学习方式、

学习动机和情感出发。教学内容对学习者必须是能够理解的、教学活动必须是学习者能够积极参与的,“教”才有可能对学习者有意义,才有可能被吸收。¹²⁾

学生学习的自发性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其对语言信息的吸收与输出,所以,调动激励学生自发组织各种练习活动也是教师应尽的职责。为了使学习者能够积极参与,除了上述的需要教师控制的课外语言输入与输出练习活动之外,我们还设计了一些由学生自发组织的课外练习活动,鼓励A班和B班的学生都积极参加:

(1) 我们系本来就有学生成立的汉语社团“韩中交流学会”,近年来交换学生人员增多,因此社团吸收了很多中国留学生参加,定期开展韩、中两国学生互相学习对方语言、文化的交流会,每期由社团的会长规定交流题目,自发开展联谊活动。

(2) 推荐和鼓励学生参加多种形式的演讲比赛和作文比赛。教师给学生提供丰富的信息,例如中国教育部奖、由首尔孔子学院主办的“汉语桥”世界大学生赛、韩中文化友好协会举办的汉语作文比赛、韩中学术文化交流协会举办的汉语演讲大赛的举办时间、参赛条件、准备要领等,然后让学生利用课外时间撰写演讲稿、自发练习即兴演讲等。演讲比赛和作文比赛是层次较高、难度较大的训练,既可以让口才较好的学生尽情施展才华,提高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也锻炼了学生敏捷的思维能力和写作能力。

(3) 对于在学校住宿的同学,建议他们和中国学生当同屋,同寝同食,可以近距离体验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增加锻炼汉语会话的机会,有利于在实践中提高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

课外训练活动种类繁多,我们无法面面俱到,这里仅介绍了几种我们实施过的、而且是行之有效的方法。由于每所大学的情况不尽相同,教师也可以开

12) 以前师生都把目的语的学习当作一个科目,出发点立足于“教”,从教师的角度研究教什么和怎么教。至于学习者如何对应教学输入,习得能否产生则成为一种自然的结果:教师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就会什么。新的研究成果和教学理论展现给我们的是从学习者的角度出发,起点立足于“学”。参考温晓虹,〈汉教学输入与学习者的语言输出〉,《世界汉语教学》,2007年,第3期,第108页。

发适合自己大学学生情况的、更为新颖有益的课外训练活动。这种活动更多的是侧重于输出训练，这对身在韩国没有使用汉语的大环境的学生来说，创造了更多输出汉语信息的途径和机会。他们在输出过程中，通过反馈回来的信息可以实现自我发现、自我监测、與自我修正，从而进一步提高完善自己的汉语语言技能。

梁丽虹(2011)谈到教学方法是教学过程诸多因素中的一个最活跃的因素，又是最具有实践性的环节。¹³⁾课内和课外的语言输入、输出的平衡发展设计的核心就是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在教学改革中我们合理地、灵活地采用启发式、讨论式、互动式等教学方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努力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时，教师要重视学生的心理情感因素，为学生语言输出活动尽可能减少各方面的干扰。在高级综合课的课堂上，我们要求学生移动桌椅，围成小圈坐，方便小组成员面对面讨论。这样的座位安排让学生意识到学习氛围的改变，不用一直被老师盯着，觉得轻松不那么受拘束，语言输出就更自如。掌声也是调剂学生心理状态的有效手段。学生在用汉语发言时比较在意同伴对自己的评价，希望得到肯定，因此要鼓励学生给予发言的同学热烈的掌声。

四、结论

语言输入和输出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国际影响的外语教学理论，它反映了外语教育专家和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专家对外语教育的最新认识和外语教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以此理论为依据，我们在中文系高级阶段的汉语教学中应用了输入與输出的平衡发展设计，进行了A班11人与B班12

13) 参考梁丽虹，〈语言输入和输出理论指导下的高职高专英语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研究〉，《大家》，2011年，第20期，第144页。

人之间的、开学初期和期末考试时段为一个学期的比较调查。为了明确地比较出语言输入、输出的平衡发展设计教学法是否能带来变化，我们对考核方式也进行了改革。

因为语言输入、输出的平衡发展设计的重点不是知识学习，而是技能操练，因而在考核方式上淡化了词汇、句型、语法等基本语言知识的考核，强化了口语、写作、语言实践等实际能力的考核。除了基本语言知识的考核之外，我们在考试中增设了口语实际能力项目、写作能力项目，并规定其分数为35分，各占总成绩（满分为100分）的35%；基本语言知识项目分数为30分，占总成绩的30%。这一形式打破了传统的闭卷考试中只重视基本语言知识的单一的考核方式，笔试、口试相结合，将学生课堂上的表现、课外活动参与的成果都纳入考核范围。考核内容及方式在开学之初就公布，让学生们心中有数，用一个学期的时间准备。这是开学初期A班和B班的水平测试结果，进行对比后列表如下：

(表一) 开学初期A、B班水平测试结果对比表

	基本语言知识(30%)	口语实际能力(35%)	写作能力(35%)
考核内容	词汇、句型、语法	问答、主题讨论、演讲辩论、表演	缩写、看图描述、对话短文、调查报告
A班成绩	最高27分；最低13分； 平均21.5分	最高30分；最低19分； 平均24分	最高26.5分；最低18分； 平均21分
B班成绩	最高28分；最低16分； 平均23分	最高29分；最低20分； 平均23.5分	最高26分；最低18分； 平均21分
对比结果	A班略低于B班	A班B班水平相当	A班B班水平相当

从表一中可以看出，由于A班和B班是自然班，所以两个班学生的水平分布较均匀，有接近满分的获得28分以上的汉语水平高的学生，也有只得了13分、16分的基础知识不太牢固的学生。从词汇、句型、语法等基本语言知识能力方面来看，A班低于B班1.5个百分点。至于口语能力和写作能力两方面，水平测试结果A班和B班水平不相上下。

我们通过时段为一个学期的实验，A班采用传统综合课的方法进行教学，B班应用了输入與输出平衡发展设计的方法。由于使语言输入与语言输出密切相连，教学中的各个要素以及不同的环节都显示此教学设计对学生学习汉语有较大的帮助，B班学生的口语能力和写作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期末考试后A，B班测试的结果以及对比分析如下：

(表二) 学期末A, B班水平测试结果对比表

	基本语言知识(30%)	口语实际能力(35%)	写作能力(35%)
考核内容	词汇、句型、语法	问答、主题讨论、演讲辩论、表演	缩写、看图描述、对话短文、调查报告
A班成绩	最高30分; 最低23分; 平均28分	最高31分; 最低21分; 平均27分	最高29分; 最低20分; 平均22.5分
B班成绩	最高28分; 最低17分; 平均25.5分	最高35分; 最低26分; 平均30.5分	最高32分; 最低21分; 平均25分
对比结果	A班高于B班	A班低于B班	A班低于B班

A班和B班在开学初期水平相当，但从表二中可以看出，经过了一个学期的学习，由于A班和B班采取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不同，所以两个班学生的能力分布有所变化。基本语言知识方面A班原本略低于B班，可是到了期末水平测试时，反而高于B班2.5个百分点。通过实证研究可知，A班课堂教学方法的优点是可以加深对生词和课文的记忆，通过多次反复、高频率的练习使学生能够熟记，从而流利地背诵课文，快速说出包含所学语法点的句子，流畅度高。缺点是语言输入的时间有限地局限在课内，课外除了老师布置的作业以外没有其他有效的输入方式。另外，传统课堂教学方法采用的多为机械性练习，背诵的生词和课文是没有交际价值，难以实际运用的。研究表明，没有实际交际意义的外语学习只能存留在短时记忆里，达不到掌握并应用所学内容的效果。因此尽管A班基本语言知识测试分数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口语能力和写作能力提高的幅度非常有限。也就是说，只有语言信息的输入具有了交际意义，才能保证语言信息输入的实效。¹⁴⁾

至于口语能力和写作能力两方面, 开学初期的水平测试结果A班和B班成绩没有明显的差别。但从表二中可以看出, 横向对比来看, B班的口语能力超过了A班3.5个百分点, 写作能力方面超过了A班2.5个百分点。纵向对比来看, B班的口语能力期末测试结果超过了开学初测试结果7个百分点, 写作能力期末测试结果超过了开学初测试结果4个百分点。

通过实证研究和对比分析可知, 由于B班采取的是样例学习活动, 对词汇、句型、语法的反复记忆、机械性练习不多, 因此基本语言知识不如A班提高得快, 但是口语能力和写作能力都得到了明显的提高。B班教学方法的优点是课内和课外相结合, 输入与某个主题相关的语言和文化信息, 促使学生在单位时间内对这些信息加以吸收, 然后再有效地输出, 达到提高口语和写作能力的教学目的。根据测试结果还可以发现, 尽管在一个学期期间, 教师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帮助学生们修改作文并反馈, 但是写作能力提高的速度还不尽人意, 并不象口语能力那样可以得到快速、大幅度的提高。实验表明, 学生们对语言输入材料要完全消理解, 深入思考, 然后通过写作来内化整合所学的内容, 从输入到反思输出阶段需要漫长的时间, 因此写作能力的提高需要长期的积累才能引起缓慢的改进。当教师指导的学生人数较多的情况下, 也会有由于长期、大量修改作文的庞大工作量感到力不从心等现实状况的局限性。

以上的时段调查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 我们的输入与输出的平衡发展设计是行之有效的。可见, 设计高级阶段的对韩汉语教学时, 只有保证输入与输出的循序渐进、有机结合, 才能使教学达到预期目的。一个学期对于外语学习来说并不算长, 如果持之以恒地施行语言输入与输出的平衡发展练习活动, 相信学生的汉语口语水平和写作水平会有进一步的提高。希望本文关于课内外语言输入与输出平衡发展的设计与研究, 对在韩国进行汉语教学的老师们有所帮助, 也希望能对高级阶段的汉语教学的相关研究有所借鉴和启发。

另外, 各位老师在采用语言输入与输出平衡发展设计的过程中, 还需要明

14) 参照唐昌平, 〈从语言信息处理模式论语言输入与输出的原则〉,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6年, 第22卷, 第6期, 第108页。

确和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它能促使人們去主動地求知、探索、與實踐。所以要根據學生的心理特點和興趣愛好來設置訓練的內容和形式。語言交際能力訓練不論是內容上還是形式上都要工於匠心，獨出心裁。從內容上講，一要選擇學生既感興趣、又富有教育意義的話題來開展活動；二要使學生能夠充分發揮豐富的想象力，豐富的想象力比知識更為重要。從形式上說，訓練活動要多種多樣，生動活潑，並應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中進行。

第二，要幫助學生克服焦慮恐懼的心理，並培養其自信心。克拉申在情感過濾假說中將情感分為動機、自信心、焦慮三類。¹⁵⁾動機越強，自信心越大，焦慮越少，漢語學習的效果也就越好。訓練時通過讓學生多次反復練習，少糾錯多鼓勵，可以幫助其克服害怕說錯的心理，進而培養出他們的自信心。自信心的有無是決定學生語言交際能力高低的一個重要條件。

第三，課堂設計要有目的性和系統性。每次訓練要有明確的目的，整個學期的訓練要有計劃，有系統，不能盲目、零散地進行，否則收不到預期效果。練習活動在安排上要遵循由淺到深、循序漸進的原則。就訓練形式來說，唱歌或說繞口令→看圖說話→讲故事→漢語表演→演講→討論→辯論的順序較為合理。而在內容上，則要注意語言實際技巧的應用，如“如何交際應酬”，“怎樣與人傾心交談”，“怎樣擺脫尷尬窘境的局面”等，教材中設置的每課專題都要讓學生能在現實生活中得以靈活運用。上述的這些形式都能創造一種習得性輸出¹⁶⁾的環境，都有利於提高學生的漢語交際技能。

總之，語言交際能力訓練在對韓漢語教學中是不容忽視的一個重要環節，堅持輸入與輸出平衡發展才能達到我們的教學目的。為此，教師應想方設法為學生創造接近於現實的交際環境，擴大學生輸出發揮所輸入吸收的語言信息的機率，以幫助學生提高他們的口語和寫作能力，最終使其漢語交際能力能夠適

15) 參考Krashen, 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xford: Pergamon, 1982. p31.

16) 所謂“習得性輸出”，簡單來講，是指將語言知識放在最真實的交際環境中去實地運用，通過話語輸出的詞匯激活語法組合功能和語用調適功能來提升學生的話語交際技能。

应实际工作的需要。本文在教学实践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设计了课内外练习活动,从而努力改变“重输入,轻输出;重理解,轻表达”的韩国学生汉语能力失衡的现状,尽力提高高级阶段对韩汉语教学的质量与效率,相信这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研究。

參考文獻

- 김선미, <Harmer의 교수 학습 모형을 통한 고등학생의 독해력 향상에 관한 연구>, 전북대학교 교육대학원: 영어교육전공 석사학위논문, 1998년.
- 김현정, <중국어교육의 의사소통능력 지도 방안 연구>, 숙명여자대학교 교육대학원: 중국어교육전공 석사학위논문, 2005년.
- 정혜영, <Krashen의 “입력 가설(input hypothesis)”에 관한 개인적 고찰>, 《교육과학연구》, 33집 1호, 이화여자대학교 교육과학연구소, 2002년.
- 조연정, <의사소통능력 향상 위한 협동수업(Team-Teaching) 모형 연구>, 전북대학교 교육대학원: 중어중문교육전공 석사학위논문, 2005년.
- Harmer, J. The Practice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M].London: Longman, [1983],2001.
- Krashen, S. Input Hypothesis : Issues and Implication[M]. J. London : Longman, 1985.
- Krashen, 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xford: Pergamon, 1982.
- Swain, M.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 Some roles of comprehensible input and comprehensible output in its development[M]. Rowley. MA : Newbury House, 1985.
- Sweller, J. Cognitive load during problem solving, Effects on learning. Cognitive Science[J].1988,(12).
- Sweller, J., Chandler, P., Tierney, P., Cooper, M. Cognitive load and selective attention as a factors in the Structuring of technical material.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J].1990.
- 崔淑燕, <近年来韩国留学生HSK(初中等)成绩分析研究>, 《语言教学研究》2008年, 第3期。
- 韩容洙, <韩国汉语教学概观>, 《汉语学习》, 2004年, 第4期。
- 胡丹, <输入输出理论指导下对外汉语初级口语教学的情境创设策略及实践>, 《北

- 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年，第8期。
- 金志刚，〈高原期现象与对外汉语教学〉，《汉语学习》，1998年，第5期。
- 李玉军，〈留学生HSK成绩跛脚现象分析〉，《语言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2期。
- 梁丽虹，〈语言输入和输出理论指导下的高职高专英语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研究〉，《大家》，2011年，第20期。
- 刘天放，〈关于语言输入与输出的理论与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保山师专学报》，2005年，第24卷，第3期。
- 刘继红，〈当代韩国汉语教育发展分析〉，《黑龙江高教研究》，2005年，第3期。
- 唐昌平，〈从语言信息处理模式论语言输入与输出的原则〉，《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年，第22卷，第6期。
- 王庆云，〈韩国语中的汉源词汇与对韩汉语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5期。
- 温晓虹，〈汉教学输入与学习者的语言输出〉，《世界汉语教学》，2007年，第3期。
- 尤其达，〈输入与输出并举，提高英语应用能力〉，《外语界》，2001年，第6期。
- 张彦玲，〈从语言输入与输出理论领域审视大学英语听说教学〉，《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年，第1期。
- 朱伟娟，〈克拉申“输入假说”理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湖北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 邹铃声，〈语言单位与语言教学——第二语言教学盲点剖析之一〉，《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09年，第7卷，第6期。
- 祖晓梅，〈汉语课堂的师生互动模式与第二语言习得〉，《语言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1期。

<Abstract>

Study on Balanced Development Design in the Language Input and Output of
In-and Out-class Training Activities
— Focusing o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for Advanced-level Korean Students

Chun, Keung · Han, Jaekyu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languages involves acquiring and comprehending linguistic knowledge. Much debate has been conducted on the topic of language input and output i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t the college level in China, but not in Korea, where the method of providing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has been somewhat unbalanced. To elaborate,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Korea has focused on acquiring the language itself rather than on teaching students how to put it into practice. This study, which is based on teaching theories pertaining to foreign languages and constructivism, divided Chinese language classes into in- and out-class training activities. This study also discussed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tudies to advoc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tudent-centered teaching mode in which in- and out-class training activities are created and conducted. A way to reform the mediums and methods of teaching and to carry on the second class room activities is to set up an environment for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in which students are provided opportunities to practice their language and to participate in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this way, they can acquire the ability to actually use the language. To prove that it is feasible to apply a combination of language input and output in language teaching for students in Korea, the author conducted an experiment, lasting one semester, with 23 students of two classes for advanced learners in a certain college's Chinese language department. The Chinese teacher was the author herself. The result of the general examinations with a common test paper for all the students from advanced learners in our school is feasible with actual and scientific data. The outcome of the experiment shows that it is feasible to use a combination of language input and output i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for students in Korea.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survey, both learners and teachers should pay careful attention to certain details of both input factors and output factors. On the one hand, from the viewpoint of input, teachers should ensure learners' favorable quality, quantity, reliability,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input language. On the other hand, from the viewpoint of output, teachers should provide a relaxed and ordered setting for learners to practice their output. Both input and output are implemented in different modes i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t the college level. Different teaching modes can be applied to different teaching content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research input and output in different teaching modes. Combining all the positive elements of different teaching modes leads to ideal and effective teaching. Additionally,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input and output theories can facilitat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is study, on the basis of the fact that Korean students are more competent in reading than in writing and speaking, analyzes how language input and output are used i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t the college level in Korea. It also points out that language input and output must be balanced. Additionally, using language input and output theories, this study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practice in language output. Finally, it also suggests some ways to make students achieve a balance with regard to linguistic competence. The aforementioned analysis shows that language input and output theories can help improve the state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Korea.

Key words : Language Input, Language Output, Teaching Design, Experiment,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for Korean Students, Advanced Stage

투 고 일 : 2013. 05. 20. / 심 사 일 : 2013. 06. 01.~ 2013. 06. 17. / 게재확정일 : 2013. 06. 23.